穿越記憶：臺灣少年小說的歷史想像

林淑慧*

摘 要

臺灣少年歷史小說試圖以人物形塑、情節鋪陳、敘事視角等書寫策略，構築歷史想像。擇選李潼《少年噶瑪蘭》、《我們的秘魔岩》、《博士、布都與我》、張嘉驊《月光三部曲》、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為研究素材。分析少年小說再現原住民文化記憶，及 17 世紀台灣在全球貿易圈的位置；又探討以文本召喚日治台灣史，並重憶戰後台灣史。探究巫文化與原住民族傳統祭儀的情節，亦詮釋以不同形式穿越記憶，面對臺灣不同統治時期的歷史創傷，回應臺灣的族群問題。從歷史觀點、空間環境、物件隱喻，脈絡式研究這些敘事，呈現臺灣少年歷史小說以情節將過去、現在、未來整合，聯繫成具有內在意義關聯整體的意義。

關鍵詞：少年小說、原住民族文化、台灣史、文化記憶、族群認同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教授。

Crossing Mem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Juvenile Novels

Lin, Shu-Hu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aiwan's juvenile historical novels construct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rough characterization, plotting, and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study examines works such as Li Tong's *Young Kavalan*, *Our Secret Magic Rock*, *Doctor Budu and Me*; Zhang Jiahua's *Moonlight Trilogy*; Lin Manqiu's *A Handful of Lotus: The Legend of Black Water Ditch*, and Zhou Yaoping's *Taiwanese Young Soldiers Build Aircraft*. These texts reproduce cultural memory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aiwan's role in 17th-century global trade, evoke memories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and reflect on the postwar period. They also explore connections between Wiccan culture and Indigenous rituals, interpreting memory as a means of confronting historical trauma and addressing ethnic issues. Through historical narratives, spatial imagination, and symbolic objects, these novels integrate Taiwa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to a meaningful narrative whole.

Keywords: Juvenile Novels, Indigenous Culture, Taiwan History, Cultural Memory, Ethnic Identity

穿越記憶：臺灣少年小說的歷史想像

林淑慧

一、前言

少年歷史小說多以歷史事件或人物為題材，提供讀者理解歷史背景，並開展歷史想像的多元性。此類作品因編織歷史情節，又生動刻劃人物角色，蘊含詮釋歷史的觀點，故形成兒童文學的特殊類型。官方檔案建構的歷史實證，涉及知識和權力的生產；記憶則是主觀的追溯、個體生命的迴望，故牽涉故事情節和懷舊情愫。小說再現集體記憶，因集體記憶為多重的，且充滿情感，而與歷史檔案有所區隔。¹臺灣少年歷史小說的內容游移於真實與虛構之間，牽涉記憶等概念，亦呈現作家如何回望歷史，如何再現歷史的命題。故分析文本關於不同歷史時期的詮釋，探問臺灣少年歷史小說如何再現？又如何擇選、重組或編織歷史事件？

「記憶」並非某種具有共同身分的人群必然自動承載的認知，而應被理解成是發展、建構某種集體認同所依賴的象徵資源之一，如同傳統、服飾、語言等文化行為。亦即是經由再現化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象徵化」之產物。透過集體文化特殊性的確立，發展我群之認同並建立與他者之差異區隔。也因此，「集體」與「記憶」二者乃是互相建構的。²因關注長久以來遭扭曲、壓制或邊緣化的歷史，故本文著重於詮釋小說文本如何書寫歷史的縫隙。例如，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為臺灣集體記憶的部分，關於臺灣少年小說歷史想像的時間記憶主題。

¹ Michael J. Hogan, *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

²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77-138。

回顧臺灣少年小說的相關研究成果，如長期研究臺灣少年小說的張子樟詮釋李潼書寫原住民主題的《少年噶瑪蘭》，為喪失歷史地位的原住民尋找定位，融寫實與幻想於一爐。並分析李潼多本歷史少年小說，發掘以花蓮與宜蘭為背景的空間意義。³吳玖瑛的專著匯集探討戰後臺灣少年小說的論述、界域想像，以及在世紀跨越轉折中所呈現的「流變」現象及兒少主體形構。又曾以潘人木、林海音及「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為研究對象，探討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生產與冷戰結構下美國經濟和文化外援的關聯，以及戰後臺灣兒童文學建制化與典律化的關鍵。以跨文化研究視角，釐析在冷戰框架下文化流動的動態，將臺灣兒童文學的發展置於更寬廣的國際脈絡進行比較分析。⁴許建崑則觀察少年小說發展、文學獎及選集的編纂，探討小說題材、創作歷程與作品特質；並已廣泛蒐羅，集結李潼及其作品研究的資料。⁵在冷戰時期文學的研究，又如林淑慧以林海音為例，分析美國國務院國際訪客計畫第一位獲邀的臺灣女作家，歸返臺灣後於創作及推廣兒童文學的實踐，透露冷戰時期旅遊敘事的意義。⁶這些論述臺灣各歷史時期少兒文學發展的特殊質性，提供理解文本歷史敘事與時代氛圍的關聯。

臺灣歷史類少年小說於解嚴後出現創作風潮，如：李潼《少年噶瑪蘭》於1992年初版，不僅再現噶瑪蘭文化，亦涉及小說人物潘新格的文化認同主題。《博士、布

³ 張子樟：〈在內容與形式之間擺盪——檢視李潼作品的另一種角度〉，《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08期（2007年12月），頁4-6。張子樟：〈臺灣少年小說創作的回顧〉，《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21期（2009年1月），頁23-25。此外，張子樟少年小說研究專著：《芝麻開門：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青春記憶的書寫——少兒文學賞析》（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等，匯集青少年文學發展與創作的觀察及研究的省思。

⁴ 吳玖瑛：〈跨文化、典律化與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生產——以潘人木、林海音及「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28期（2019年4月），頁101-138。吳玖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台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成大出版社，2017年）。探討戰後台灣少年小說的論述、界域想像，以及在世紀跨越轉折中所呈現的「流變」現象。又聚焦於小說文本中的兒少主體形構，以及其所關涉的性別、童年純真、地方認同與（後）現代童年論述等現當代文學及文化研究關注的課題。

⁵ 許建崑：《自覺、探索與開拓：少年小說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許建崑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90：李潼》（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6年）。

⁶ 林淑慧：〈國際訪客之眼：林海音《作客美國》的旅遊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第44期（2023年12月），頁159-184。

都與我》(1989)以澳花村為小說場景，觸及族群關係的議題。《我們的秘魔岩》(1999)為 16 本臺灣兒女系列出版品之一，以戰後臺灣史為故事的時代背景，少年生命中關於寬恕與牢記過去為未來之鑑。此系列小說多以歷史素材構思，如：《火金姑來照路》透過現實世界與催眠過程串聯，主角透過螢火蟲的帶領回到日治時期的宜蘭，因而理解歌仔戲文化的精髓，藉此使讀者得知歌仔戲的保存與傳承的價值。《少年雲水僧》書寫一位小沙彌的故事，反映 1949 年以後臺灣白色恐怖的氛圍。書中所提的沈將軍以及將軍夫人，則以孫立人將軍與夫人逃避白色恐怖事件作為參考。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1999)小說中的人物與歷史記憶相關聯，寶惜在以貿易繁盛的 17 世紀全球視域背景下，彰顯女性的能動性。周姚萍《日落台北城》(1992)以日治時期為背景，透過兩個家庭描述當時的人事物，使讀者思考及想像民眾的日常生活。《臺灣小兵造飛機》(1994)根據許多當事者回憶，加入吸引兒少及探討認同的元素，撰寫史實與虛構情節交織的少年小說。張嘉驊月光三部曲《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巨靈動員令》、《回家之路 1947》以跨越臺灣不同時代的歷史想像，連結成三部曲的歷史敘事。這些少年小說具歷史想像的特質，涉及穿越時空的旅程、重憶歷史等面向。

與歷史想像相關的小說創作，著重史料蒐集與詮釋，若善於對歷史觀察、思考、歸納、演繹，始能掌握故事發展及內容深度。⁷本文應用「記憶」於少年小說的分析，進一步探索少年小說的歷史脈絡，以文學詮釋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歷史文化，並觀照臺灣社會情境。為探討臺灣當代少年小說歷史想像的時間記憶，本文以臺灣不同政權統治作為劃分時間區段的依據：荷蘭(1624-1662)、西班牙統治時期(1626-1642)、清治時期(1683-1895)、日治時期(1895-1945)以及戰後臺灣(1945-)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期為例。分節討論臺灣少年小說如何再現原住民族文化記憶？如何回顧 17 世紀臺灣在世界貿易史的位置？如何面對日治時期的殖民歷史，以及戰後白色恐怖的歷史創傷及族群的認同議題？為舉例詮釋當代臺灣少年小說如何編織歷史想像，故擇選李潼不同時期的歷史敘事，如：《少年噶瑪蘭》、《我們的秘魔岩》、

⁷ 楊周翰：〈歷史敘述中的虛構——作為文學的歷史敘述〉，《當代》第 29 期（1988 年 9 月），頁 42。

《博士、布都與我》，張嘉驊月光三部曲，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等文本為例。以時代順序為論文架構，分成再現原住民族文化記憶、17世紀全球貿易的臺灣史脈絡、召喚臺灣日治史、重憶戰後臺灣史等層面加以分析。探討臺灣少年小說如何通過敘事重構歷史記憶，並與全球化、殖民記憶互動。試圖分析臺灣少年歷史小說呈現以情節將過去、現在、未來整合，聯繫成具有內在意義關聯整體的意義。

二、再現原住民族文化記憶

「再現」(representation) 為聯繫實在與意義兩層面的符號系統，它是符號語句象徵的集合體。⁸本節以李潼《少年噶瑪蘭》與張嘉驊的《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為核心，論證臺灣少年歷史小說如何再現原住民歷史與文化。李潼《少年噶瑪蘭》的前行研究已累積豐碩成果，本文探究此部結合歷史想像與穿越時空的少年小說人物潘新格的尋根之旅，亦多處涉及再現噶瑪蘭文化的議題。參考人類學者的研究，如中央研究院胡台麗、劉璧榛主編的《當代巫文化的多元面貌》(2019)等專書，呈現臺灣原住民的巫師與儀式蘊含豐盈的文化意涵。此書將臺灣原住民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邵族等族群的巫術及展演內容紀錄彙整分析。又從《臺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2010)亦見賽夏族、噶瑪蘭族的巫師研究成果。巫師研究文獻及敘事的脈絡顯示，巫師的力量及阻力根著於社會環境的壓力，過去傳統文化的禁止及忽略，或是宗教力量的改宗及轉化。所謂醫學發達科技進步的潮流中，因仰賴主流社會的醫療科技，不管是文化自我唾棄，還是單一信仰的教化，皆使傳統文化遭受打壓且難以復振，甚至自我放棄，更遑論以傳統文化技藝協助自己的族人或他人。論者認為巫師的能力不再，是一個集體族群社會文化的消失。關於傳統文化知識的體系，透過各項傳統文化的生活祭儀式微而消逝，例如：沒有族語生活就沒有語言中文化

⁸ 方孝謙：〈什麼是再現？跨學門觀點初探〉，《新聞學研究》第60期(1999年7月)，頁115-148。

的知識得以傳遞等。原住民個人的意識無法發生／聲，它就也無法發生在集體的層次。集體族群知識體系的重新建構，在世界國家政策之下須重新思考如何拾取這些珍藏知識。⁹《少年噶瑪蘭》再現噶瑪蘭文化的議題，隱喻曾遭受禁錮、打壓的靈魂如何修復，族群的靈魂亦需集體療癒。

目前學界關於噶瑪蘭人的歷史考據頗為豐富，西班牙傳教士 Jacinto Esquivel 早期以文字書寫留存關於噶瑪蘭人的紀錄，呈現 1632 年宜蘭地區約有四十個以上的 lamu (社)，總數約有一萬多人。此書描述 17 世紀的噶瑪蘭人在稻米收割之後，舉行與治病相關的盛大慶典。此儀式長達 15-20 天，期間病患家中必須為女巫師殺一頭豬，患者與此年長女性被圍在一圈女性歌舞者的中間，最外圍還有另一圈男性以手臂環頸唱歌跳舞。此外，Esquivel 也提到人的命運是由超自然的 aberroa 靈決定，它會使人生病或死亡，必須借助女巫師舉行驅逐儀式才能治癒。¹⁰日治時期烏居龍藏的踏查，在《臺灣通信》說明實地觀察 kisaiz (成巫) 儀式，呈現噶瑪蘭巫師治病儀式。¹¹ 1931 年速水加彥訪問住在宜蘭郡的偕夏氏阿悲：「如果有人患重病，則須舉行祭祀向天祈求病癒。他們召集十人以上或三十六社代表做成圓形，舉行酒宴，一面以手抓鹿肉來吃，一方面則向主辦者（出現病患的那一社代表）的頭塗抹鹿肉或投擲鹿肉，然後開始跳舞。跳舞的時候，要有三個人爬到屋頂上打節拍帶動舞蹈。據說跳舞中或跳舞後，如果剝下身上的金屬飾品，則會立即下大雨。」¹²治病儀式所涉及的人群範疇，已動員其他社的代表，實具地緣政治性，為區域人際關係網絡的形塑與建構。人類學者的田野訪談中得見當時的巫師信仰，與天神、獵物及祈雨，具有較大的象徵關聯；與先前的 kisaiz 儀式中的象徵意義相較，則呈現符號的轉變。

⁹ 就人類學者與史學家的研究，Kavalan 一詞原為噶瑪蘭祖先首次登陸臺灣的地名，或為 Kavarawan，意指居住在平原的人。在不同版本的傳說中，一群於不同時間分別乘船，從海外登陸臺灣島北部或東部立霧溪口 (Takiris)，最終遷入定居於宜蘭平原的人，指稱為噶瑪蘭人 (Kavalan)。見〔日〕宮本延人：〈加禮宛の傳承一二〉，《南方土俗》第 1 卷第 2 期 (1931 年 7 月)，頁 131-132。

¹⁰ Borao, Jose Eugeni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 27 期 (1993 年 6 月)，頁 98-120。

¹¹ 〔日〕烏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烏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源流出版社，1996 年)，頁 189。

¹² 〔日〕速水家彥著、李英茂譯：〈宜蘭雜記〉，《宜蘭文獻雜誌》第 6 期 (1993 年 11 月)，頁 103-109。

得見 kisaiz 被噶瑪蘭人視為一種安置自身與大自然生態、超自然與鄰近群體關係的動態協商手段，以進行其社會關係與宇宙觀的再生產。¹³近年噶瑪蘭的口述歷史的文本以及人類學者的研究日漸豐盈，於世界文化記憶上頗具特色。民族誌的研究成果與《少年噶瑪蘭》小說中敘述一群女巫治病的儀式或是面對自然界，如何與天神溝通相互參照對話，值得學界投入探討的議題。

李潼於《少年噶瑪蘭》中描繪噶瑪蘭族的文化敘事，空間為加禮遠河（今冬山河）畔的噶瑪蘭聚落，一位法力高強的女巫生病，不斷重複的夢兆裡，看見失蹤的女兒「春天」，伴著一群陌生人從海邊走來。主角潘新格在草嶺古道的「雄鎮蠻煙」碑下，遇上一場大雷雨穿越回到 19 世紀的草嶺古道，因與族人共同生活而重新認知自身的生命源頭。此小說亦論及族群尊嚴、土地正義的意識：批判漢人在蘭陽平原的土地上極盡所能的需索，而噶瑪蘭人以環境倫理的姿態回應。少年潘新格因身體上的印記，原本內心充滿彷徨與迷惑，意外的山林之旅竟進入神奇的時空，而得知傳說中遺失的山豬牙在 190 年前的秘密，以及龜山島背脊下的野百合花叢裡，遺落一串青玉鑲綴瑪瑙項鍊的緣由。潘新格幫助春天回到加禮遠社，也尋回作為噶瑪蘭人的自信。李潼選擇「魔幻寫實」敘事方式，使潘新格因緣際會親身感受噶瑪蘭族人的生活狀態。¹⁴潘新格最後認同「噶瑪蘭·潘」之名，學界多以文化認同的議題分析，此部少年小說涉及如何護衛這塊賴以生存的土地。

少年小說亦以文學性筆法再現原住民族文化中的女巫形象，如《少年噶瑪蘭》以女巫呼吧為核心人物，當她思念女兒常忍不住時常呼喚名字，小說描寫她的心境：「這半年來，憋忍在心口的痛，夾著想念、疑惑和氣氛，擠壓成一塊硫磺石，在高燒發作時，總隨著滾燙的水氣，蒸發上來，嗆的她淌下眼淚和鼻涕。呼吧躺在懸空的藤板，側臉對著東方發出疑問。」小說中接著形容：「呼吧的痛苦，是因為想念不

¹³ 劉璧榛：〈從 kisaiz 成巫治病儀式到當代劇場展演：噶瑪蘭人的女性巫師權力與族群性協商〉，收入胡台麗、劉璧榛主編：《臺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0 年），頁 505-555。

¹⁴ 許建崑：〈如何走出時空的樊籠——評李潼的《少年噶瑪蘭》〉，《拜訪兒童文學家族——少年小說童話》（臺北：世新大學出版中心，2002 年），頁 196-206。

能說出來，想哭不能哭。被天神指定為女巫，是個榮譽，也是終生揹負的重擔。她曾想過讓春天也能成為天神垂愛的女巫，在這時看來，竟覺得是再愚蠢不過的想法。只要他還活在世間，能平安回來，寧可他是一個平凡的女孩，安份的編織、弄食物；在頭上套著最美麗的花圈，到加禮遠河照水、唱歌。」¹⁵李潼細膩刻畫所謂「全能的女巫」竟也有這樣軟弱無助的時候，且不希望族社的人知道她的現況。愛護女兒與維繫女巫文化的兩難情境，隱含族群文化傳承的不易。以具體的儀式作為敘事事例，並呈現巫文化的特殊質性。例如：當女巫呼吧因思念女兒而不適時，族中其餘女巫為其執行儀式：「為呼吧驅魔治病的『帕求那比』法會，在他家的木架屋舉行，半甦醒的呼吧全身裹了鹿皮，軟綿綿躺在懸空藤板，靠近大門邊，她身旁，放著一排，獻給主靈的粟餅和酒，以及送給惡靈的三粒小米、一粒檳榔和兩根柴枝。」此部少年小說又詳細描寫女巫社群執行另一儀式的細節：「六個女巫排成兩列，左右來回走著。打奴伸手，從夜空拉下一條他能看見的繩索，將女巫們緊緊纏住。女巫們閉著眼睛，快速地在原地踩踏，越踩越快，越踏越重。硬泥地上的六個女巫，高聲唱起驅趕病魔、祈禱病患早日康復地頌歌，唱詞不清，但他們唱的非常整齊，彷彿是從一個人的嘴裡所發出的聲音。他們又手持蘆葦葉，朝向東方揮舞，愈長愈高亢。」¹⁶小說敘事形象化的驅魔或祈福儀式的展演過程，於穿越歷史的旅程中呈現鮮明的視覺意象，並賦予女巫人性化的內在情感。李潼《少年噶瑪蘭》女巫呼吧於原住民族社會中的角色，非依循傳統著重於女巫作為天地與人媒介的神聖化，而是多面向刻畫人物形象與潛意識。尤其細膩描寫噶瑪蘭六位女巫社群參與傳統的儀式，呈現族群的療癒與文化復興的象徵。

描繪女巫文化的少年小說又見於張嘉驊《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以另一種敘事方式譜寫女巫「瑪塔」的形象。小說主角月影聽聞部落的傳聞得知瑪塔會使用奇怪的方法治癒人和動物，例如用嚼過的葉子塗抹在病人身上，或以板子於病人身上的某些地方打到瘀青。她總能將病治好，令族人讚嘆瑪塔真是一個神奇的女巫。¹⁷此外，

¹⁵ 李潼：《少年噶瑪蘭》（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頁77。

¹⁶ 李潼：《少年噶瑪蘭》，頁50-51。

¹⁷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頁120、

西維多透過月影的心，看見過往情人瑪塔的眼睛。而當他看向月影時，發現月影的臉是如此的熟悉，彷彿她臉上也流露著一種他在百年前曾深深為之著迷的特質。西維多驀然想起，原來月影和瑪塔一樣，都是淡水女巫，並且都能帶給人幸福。¹⁸以女巫作為穿越歷史過程中的靈魂人物，聯結不同時代女巫世的行徑。作者張家驊在〈後記〉中提到：西維多作為一個在歷史中遊蕩多年的幽靈，在故事裡是個隱喻。它象徵著對臺灣有所熒惑的，如他所顯露的殖民主義思想，又言西維多是「歷史幽靈」。¹⁹月光三部曲系列小說：《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巨靈動員令》、《回家之路 1947》藉由大河般徐徐鋪展的敘事情節，翻轉殖民者或帝國單向度的觀看方式，以淡水為核心重構歷史想像。此系列少年小說以對話召喚歷史幽靈面對內在慾望與衝突，更於與他人互動中理解救贖的意義。

除女巫文化之外，少年小說亦闡釋原住民的傳統儀式。如李潼的《博士、布都與我》再現泰雅族的豐年祭儀式，其描述：「每年的中秋節，布都他們族人都在大操場舉行豐年祭，所有澳花村的人都會被邀請來。營火在操場中央燃燒，大家圍個大圈，哪個澳花村的人不會跳『歡迎嘉賓舞』？開場的這支舞誰都要參加，少年在裡面圍個小圓圈，大人在外面圍成大圓圈，大人們向右轉，少年們向左轉，一起高聲唱，一起快樂跳。」又以想像建構飲食文化的特色：「我最喜歡吃他們的竹筍麻糬，那些用木棍舂糊的糯米糰，不加佐料，聞起來，米香裡有竹葉香，一口一口慢慢嚼，真捨不得吞下呀。……我們還要嘗一口小米酒，一人抓一塊烤肉，躺著看星星，就算睡到天亮也沒關係。」²⁰原住民的歲時儀式及生命禮俗相關的祭典種類繁多，然許多小說僅以「歡迎嘉賓舞」、慶祝豐收祭典為例。李潼此部小說鉅細靡遺描繪泰雅族的豐年祭儀式，細緻呈現原住民傳統祭典的形貌，有助於讀者理解不同文化的樣態。

121。

¹⁸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頁 258。

¹⁹ 張嘉驊引用學者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研究「歷史幽靈」，是一種在此寄居許久卻又無可捉摸的迷離之物。由於看不清，所以必須藉由聲音來告訴它是誰。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頁 267、268。然而引用德希達提出的理論，須留意此說是置於歐盟成立的背景，重新思考馬克思主義的問題，討論全球化與國界崩解的情境。

²⁰ 李潼：《博士、布都與我》（臺北：民生報社，2000年），頁 185-186。

李亦園《田野圖象》歸納可見文化的三面向，包含物質文化或技術文化、社群文化或倫理文化，以及精神文化或表達文化。²¹於巫文化的描摹之外，少年小說亦針對物質文化有所描繪。在飲食文化方面，李潼如此敘述：「頭目派人送來一大鍋的芋頭，札亞也早用十張香蕉葉，擺放鮮魚，頻頻邀請族人共進晚餐。巴布和九脈抓了兩個芋頭和一尾魚，坐在木梯沾鹽吃，兄弟倆像衛兵，守著媽媽。大人們啜飲小米釀造的『打拉酥』和抽吸闊葉菸草捲成的『淡巴菰』；菸草味、酒味、鮮魚味和火把的黑煙夾雜在一起，氣味濃重，但他們輕聲交談，所以和慶豐收的營火晚會不同。」²²又如：「啜飲這札亞無限量供應的『打拉酥』，並品嚐呼吧精心曬製的鹿肉乾；他們輕聲詢問病癒的呼吧，有關夢境幻影的種種線索。」飲食文化在小說當中以噶瑪蘭語的形式出現，如：「打拉酥」、「淡巴菰」等酒與菸族群用語。於衣飾文化方面，《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一書中，張嘉驊對南島語族文化「達戈紋（dugobum）」的描繪。²³於物件、器物文化方面，如潘新格的祖父在夜裡的翠峰湖畔對他述說：「這對山豬牙是咱噶瑪蘭祖先留下的寶物，就是我阿祖巴布的隨身物。」、「巴布在鵝黃色的牙面上，一刀刀刻畫著細緻的繩索紋」、「兩隻乳白色的豬牙，一頭尖翹，牙面雕刻了細緻的繩索花紋，給一條滾遠的細皮帶穿著。阿公說是傳家之寶，可以當護身符，每次出遠門，尤其登山，他總要掛著走，也不怕銳利的牙尖，刺了胸口或摩挲得不舒服。」²⁴這些皆是作者藉由故事情節的鋪陳，再現噶瑪蘭族衣食住行所需維生工具的物質文化。

除物質文化敘事之外，李潼藉由小說人物描述噶瑪蘭語言的危機：「自從你阿嬤去世後，沒人再和我說噶瑪蘭話，這麼多年，也快忘光了。想起來，噶瑪蘭族實在真悲哀，自己沒有文字，在宜蘭平原一千多年的歷史，只靠口傳。吳沙開蘭將近兩

²¹ 可見的文化如：物質文化或技術文化，強調其克服自然並以此維生的衣食住行所需之工具乃至現代科技。社群文化或倫理文化，為經營社會生活而設，如道德倫理、社會規範、法律等。精神文化或表達文化，以解決自我心中之「鬼」而生，如藝術、音樂、文學、舞蹈以及信仰等。李亦園：《田野圖象》（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72-74。

²² 李潼：《少年噶瑪蘭》，頁54、74。

²³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頁26、27。

²⁴ 李潼：《少年噶瑪蘭》，頁62。

百年，有人講成吳沙不來，宜蘭就沒人開墾，這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好像在美洲生活千多年的印地安人完全不存在。你在地理課本讀過這一段吧？在我看來，印地安人跟咱噶瑪蘭人一樣悲哀。」²⁵噶瑪蘭語言瀕臨消失的危機，亦影響族群文化的傳承。如何落實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發揮噶瑪蘭語言的成效，如今許多人士已投入語言復振運動。李潼不以開發史觀陳述歷史，而述及噶瑪蘭族群與印地安族群受外來侵擾的情景，呈現將此議題置於世界原住民族的生存處境與文化傳承的格局。臺灣少年小說藉由原住民文化、歷史為描繪對象，「再現」屬於臺灣原住民的歷史記憶，再現各式儀式、巫文化、飲食文化等，引導讀者理解漢族以外的文化，彰顯異質性史觀。由臺灣少年小說中可見臺灣原住民各族的特殊性，體現臺灣的族群多樣性。

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於《物質與記憶》闡釋文學創作類似於創造性的運動，小說就如同記憶的編碼過程，將經歷的事件切割為數個小段，藉編碼安排順序與時間長度儲存於記憶空間之中，經回憶喚起時再重組呈現。綿延的時間使記憶保存過往，過去到現在的延續。²⁶李潼《博士、布都與我》再現泰雅族日常生活，隱含再現泰雅族歷史及文化變遷的滄桑，與溪河流域的關聯性。此為李潼寫作轉捩點的長篇小說，書寫移民來臺的民眾與原住民同學糾合三路村民上山搜尋傳聞中所謂的「野人」的經過。小說中的布都是泰雅族少年，其父親酗酒的描寫，故事後半雖有所轉折，然如此的人物描繪或儀式的單一化可能流於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泰雅文化的豐富元素如何再現於小說人物參與原住民族部落日常生活？族群之間的互動、交流、折衝、協商，是李潼此部小說主題著墨之處。就泰雅族的歷史而言，歷史文化的變遷、族群的遷徙與河流密切相關。²⁷《博士、布都與我》三條溪水同源的隱喻，不僅是來自各地的移民相聚定居於此村莊，思考生命共同體的議題，

²⁵ 李潼：《少年噶瑪蘭》，頁 84-89。

²⁶ 〔法〕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著，張軍譯：《物質與記憶》（臺北：先知出版社，1976 年），頁 226-227。

²⁷ 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 Mrqwang 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第 70 期（2013 年 9 月），頁 69-105。官大偉：〈從「資源」、「地方」到「居所」：應該說一個由河流串起的泰雅故事〉，《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4-23。

更隱含泰雅族歷史及文化變遷，與溪河流域的親密聯繫。由此，可見臺灣少年小說如何藉由史料為研究素材，運用文學性的筆法再現原住民歷史記憶。

三、17 世紀全球貿易的臺灣史脈絡

保羅·里柯（Paul Ricoeur，1913-2005）思考作品與讀者的距離，以反省、懷疑的方式小心追究，將詮釋學建立在歷史處境的累積性（narrativity）上。一方面顯示傳統、成規（convention）以其約定俗成、效應歷史的沈浸作用（sedimentation）；另一方面則闡明歷史並非一成不變，而是仍在演變中，極需敘事體發揮「富於創造的想像力」，來重新組構社會與文化現實。因此是既有已形成（formed），也不乏正形成中（forming）的建構因素，既接受過去但又開向未來的詮釋學。²⁸里柯認為人不斷超越童年的經驗，成長、開展新的面貌，文化與藝術是從過去的傳統之中昇華脫身，開顯人類面對自然與文化限制的自由展望。以臺灣歷史少年小說而言，作者思考如何以文學連結臺灣歷史與地理環境，應用於 17 世紀所呈現全球貿易意識及與周遭環境的關聯性。學者的研究指出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 VOC）雖欲至中國貿易，卻因鄭芝龍阻攔輾轉而至臺灣，進而發展亞洲貿易規模，17 世紀的臺灣因此被納入全球貿易視野之下。²⁹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不受限於國界框架的視野，一連串的因緣際會而使人物面對生命的過程，重新編織跨界文化的參照。此少年小說不斷辯證過程中因與人相關相繫，以人物在現場參與、介入世界，顯示動態的歷程意義。

²⁸ 廖炳惠：《里柯》（臺北：三民書局，1993），頁 8、45-53。

²⁹ 學者研究荷蘭與明政府交惡，導致中國絲綢貿易的利潤下滑。VOC 卻意外於臺灣開發鹿皮貿易，成為荷蘭與日本貿易之間的重要商品。關於鹿皮的描摹亦可見於下文論及臺灣少年小說處。古慧雯：〈17 世紀荷日貿易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經濟論文叢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6 月），頁 209-234。關於荷蘭統治臺灣時期的經營成果，詳見吳聰敏：〈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第 44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頁 379-412。

《一把蓮：黑水溝傳奇》以 17 世紀為時代背景，作者巧妙從三艘滿載宋、元、明上好瓷器的沉船與尋寶的故事切入。³⁰「一把蓮」是珍貴青花瓷的款式，可見小說試圖以器物作為敘事鋪陳的主要意象。小說設計諸多人物形象，包括瓷器畫工、海盜、日本人、荷蘭商人、牧師、平埔族人等，以此呈現 17 世紀全球貿易下的臺灣歷史面貌。刻劃出生泉州的少女寶惜在打撈古瓷沉船的傳說陰影下，生活與心理的衝擊歷程。十年前父親拋下家人，出海打撈沉船，使得寶惜溫馨的家庭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母親經不起多次的打擊離世，青梅竹馬的海生也因古瓷沉船的傳說，出海追求理想而遠離寶惜。父親奇蹟似的歸來，卻又為尋找古瓷一事，全家離開泉州，前往臺灣。林長風為理想奮鬥而不與家人聯絡，髮妻只能扮演等待和忍耐的角色，留守家園，期盼丈夫早日歸來；然而，女兒寶惜卻勇敢而獨立面對困境。小說以寶惜移民臺灣，生動描繪動盪時局下的人情糾葛，並呈現移民在政治紛爭、海盜侵擾下的身不由己，以及為爭取生存，冒險渡過臺灣海峽黑水溝的心路歷程。

新歷史主義者之所以不像史家求其客觀性，因其認為歷史藉由個性的塑造、主題的重複、聲音和觀點的變化、可供選擇的描寫策略等寫作技巧，也就是一般在文學創作的情節編織（*emplotment*）技巧，才能記錄歷史。歷史敘事本身如論述，而論述在形成的過程中，總是會選擇、抬高某些歷史因素或歷史事件，同時也壓制和貶低某些因素或事件。歷史學家面對的是過去留存下來的文本，他所撰寫的歷史本身也同樣是文本，這文本具有虛構的成份，因為他或多或少必須運用柯林烏（*R.G. Collingwood*）所謂的「建構的想像」（*constructive imagination*），這種想像力協助歷史學家利用現有的事實，找出所發生的事。³¹《一把蓮：黑水溝傳奇》的寶惜勇於面對不斷變遷的生活環境，積極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從泉州到台南，她遇到許多不同的族群：平埔原住民、荷蘭人以及日本人等。全球貿易形成社會文化的多元性，使她有機會拓展視野，進而理性分析問題，並嘗試觀看殖民統治下的矛盾所在。

寶惜出身於陶瓷畫師世家，耳濡目染下，也擁有精湛的繪瓷本領。「一把蓮」是

³⁰ 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6 月），頁 1-3。

³¹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入張京媛編譯：《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年），頁 163-171。

她最拿手的本領，可繪出折枝蓮、蓮塘水藻游魚等多種款式。寶惜手工細膩，繪蓮生動靈巧，濃淡變化的筆觸，再加上枝梗彎曲的律動，整個盤面因而精緻。當時女性因為無法進入官窯一展長才，卻因緣際會走進 17 世紀詭譎多變的海洋文化圈，堅強面對惡劣環境的考驗，散發愈挫愈勇的生命力。藉由《一把蓮：黑水溝傳奇》的人物寶惜，與島嶼歷史記憶相關聯，再現大航海時代下臺灣作為貿易航線上的一環，進而點出臺灣在全球貿易下的位置。寶惜在以貿易繁盛的 17 世紀全球視域背景下，彰顯女性的能動性。呈現小說藉由瓷器、一把蓮的物質文化，展現全球貿易背景下的文化交融與人物成長。

《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亦涉及 17 世紀全球貿易下的臺灣歷史處境，虛構發生於淡水的奇幻故事。小說人物月之華在看見一塊奇特的布後，隨即意識布料上的紋路為「達戈紋」，並向眾人解釋達戈紋是平埔族早期製衣的一種布料，平埔族婦女將苧麻和狗毛夾雜捻成線而織布。由這塊源自於平埔族婦女之手特殊布料的描摹，得見作者對平埔族物質文化的理解。《月光三部曲》系列即應用虛設一塊鹿皮地圖，並善以鹿皮地圖及咒語穿越時空。鹿皮地圖以整隻梅花鹿皮製成，長約一百七十公分，寬一百多公分，植物和礦物調製的顏色並留存沾上血跡的污漬。地圖顯示海裡奇形怪狀的魚，陸地奔跑的鹿，聚落散布河口、河流沿岸和平原，靠近海角處則畫四方形建築，也就是現在稱的淡水紅毛城。鹿皮地圖首先出現在《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中，月影親眼目睹西班牙神父西維多和巴賽族女巫瑪塔共同製作地圖的過程。西維多又將特殊符咒藏入畫的樹叢之中，並在月蝕晚上約瑪塔見面，以手的鮮血滴在鹿皮地圖上，西維多反覆唸咒語而完成儀式，鹿皮地圖因此成為穿越時空的媒介。鹿皮地圖的生成，結合大航海時代臺灣歷史上的代表性貿易品，以及不同族群的接觸與互動。西維多的魔法書記載許多咒語，其中口唸出赴雷墟指令等咒語，與鹿皮地圖搭配，亦是得以穿越時空的必要條件。李毓中為此部小說題序：「當我們隨著故事情節的推演，逐一瞭解隱含在密碼中的訊息，我們將發現自己也接受了某種感動的洗禮：在我們這個地球上，人與人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國家與國家之間，之所以會發生那麼多的紛爭和人為的災禍，原來都只是因為缺了將心比心」。作者是以月

影對西維多的話陳述這個道理：「作為一個西班牙人，當你來到這塊土地，你應該學會尊重它，不是老想著要占據它。正如我作為一個艾爾摩沙人，到西班牙去，也應該尊重那塊土地，而不是要奪走它。」³²幽靈法師西維多信奉殖民主義思想，起初頑冥不化，後來受月影和月之華的精神感召而理解，由懺悔而散發的力量，不僅提昇靈魂的高度，更為世人幸福付出實際行動。

由《一把蓮：黑水溝傳奇》的敘事，引發讀者想像臺灣在大航海時代的位置。17世紀臺灣成為各國商船往來的中繼站，使不同族群的商隊、群眾來到臺灣島嶼上，經由不同的因素，使這些各異的族群共同生活於這塊島嶼，逐漸構築出臺灣繁複的歷史圖景。《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以鹿皮地圖為構成情節的重要物件，一方面顯現小說家的奇思異想，一方面體現「鹿皮」作為臺灣於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出口物，如何出現在原住民的生活中，又是如何由本地向外擴張，成為臺灣歷史上的代表性貿易品。從一把蓮的技藝／記憶，以及瓷器乃至達戈紋、鹿皮，皆得見少年小說藉由物質文化呈現不同的情節，以敘事鋪陳、展演大航海時代的臺灣歷史，凸顯四百多年前這座島嶼在全球視野下的位置。

四、召喚臺灣日治史

臺灣長期受到殖民，經歷諸多外來政權的統治，期間爆發多場抗爭運動，因而留存一些歷史創傷。例如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以日治時期為時代背景，涉及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經過，以及「皇民化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珍珠港事變」等相關事件。³³此少年小說蘊含戰爭的荒謬性，當小說中的人物哲信傲氣提到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地位較低時，英夫卻對其說：「我們從臺灣來到這裡製造飛機，

³² 李毓中：〈寫出人性與人類的期盼〉，收入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書前序頁3。

³³ 孫玉純：〈臺灣兒童歷史小說中戰爭的記憶與遺忘——《臺灣小兵造飛機》為例〉，《文學臺灣》第105期（2018年1月），頁204-235。

為的都是天皇，為的都是大日本，只有全日本團結合作才能在戰爭中獲勝。」又說：「我最大的心願是成為英勇皇軍的一員，為求勝利，死不足惜！」³⁴顯現英夫雖為臺灣人，卻遠渡重洋期望成為皇軍的想法，以及對於日本的認同。³⁵在學期間，英夫的日籍老師灌輸：「天皇是神祇，日本臣民必須將效忠天皇、效忠大日本，視為無上的榮耀。」³⁶英夫對這樣的觀念由懵懂到認同，到成為牢固的思想。而這牢固的思想卻因為戰爭、傷亡與離別等外在力量影響開始動搖，使得英夫開始對自我、國族認同感到矛盾。歷史學者選擇從過去保留不應被遺忘或認為值得紀念之事物，歷史小說則開拓想像性變化的領域。《臺灣小兵造飛機》一方面使讀者容易閱讀，同時因為加入歷史的元素，描繪出時代感而不失真，引領走向真實世界的核心。藉由歷史類少年小說，讀者因而得以進入到日治時期現實社會的本質之中，思考集體記憶形成轉變的因由。此小說批判日治時期戰爭的荒謬性，呈現到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兵英夫對自我、國族認同感及矛盾情緒。思考日治時期現實殖民社會的本質之中，少年兵的記憶形成及認同轉變的因由。

敘事關注於事件開頭、中間及結尾的序列安排，使之具有「情節」，此為敘事研究重要的特徵。情節的賦予將事件轉變成連續故事中的一幕，呈顯獨立個案的意義，也因而將敘事的各部分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意義的整體。³⁷《臺灣小兵造飛機》使自我理解過去欲望及文化的影響，且試圖找到未來的動向。作家致力在文本中建立屬於自己族裔的聲音，透過文學藝術的手法，少年小說將客觀的歷史事實，與主觀的歷史詮釋，綜合為一種生動且具生命動態的事件。

³⁴ 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65-66。

³⁵ 曾三次訪談周姚萍，論及《臺灣小兵造飛機》的創作經驗及訪問戰爭期擔任飛機少年工的老爺爺。又以導演郭亮吟運用此部小說為題材拍攝成《綠的海平線》，分享此小說促成一部紀錄片產出的經過。第一次採訪日期為2024年9月11日，電話訪談。第二次採訪日期為2024年10月30日，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202國際會議廳貴賓室，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129號2樓。第三次採訪日期為2024年11月20日，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雲和教學大樓303教室，臺北市雲和街1號3樓。

³⁶ 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頁123。

³⁷ Hinchman, Lewis P. & Hinchman, Sandra K,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5-16.

旅遊可視為一種敘事的象徵，敘事則可被理解成移動的物理過程。旅遊是一種能夠使語言借用更多隱喻的活動，特別是在旅遊與生活敘事間的關係，以及行旅對於一個人處於社會地位取得、個人成熟的過渡期中，更能體會到的情境。旅行對一成不變的生活帶來改變，同時也到一個可做不一樣事情的地方。³⁸這些旅人除了考察及觀摩學習之外，旅遊的重要層面即是體驗一種脫離時間束縛的永恆體驗。移動的主題不僅是個人經歷的敘事，也反映那時代不同的觀看、思考與存在的方式。臺灣文學史上三部曲形式的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翻轉從統治者的位置所觀看的臺灣史，並呈現對於人類命運與理想的思考，因而具跨領域學術研究的意義。³⁹歷史學界的研究面向以往多關注社團組織，如臺灣文化協會、臺灣農民組合的組織形成、運作與瓦解的歷程等。⁴⁰這些文史範疇的論文已積累一些研究成果，但有關三部曲形式的臺灣少年小說，因結合真實與虛構的敘事，且運用史料與文學想像的手法，所牽涉的範疇廣泛，許多議題尚待深入分析。張嘉驊《月光三部曲》系列以穿越時空的旅程的手法，在時空交錯中，使讀者對臺灣過往歷史的處境，以理解現在的困境，亦引人思索如何面對未來。當離開熟悉的土地到異地之際，為一種「非常」的生活樣態，因而重新思索生命。少年小說流露內心的抉擇，這些穿越歷史的旅程為離開「日常」生活的步調，暫時進入「非常」的期間；又因時空距離，激發當下在異地藉由回顧以往，抉擇未來生命的方向。

月光三部曲第二部《巨靈動員令》敘述來自未來的淡水女巫——月影，誓死保衛國家的日本女巫——久美子，守護大日本帝國的皇室巨靈——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³⁸ Curtis, Barry and Claire Pajaczkowska, *Traveller'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199-215.

³⁹ 臺灣曾舉辦大河小說相關研討會，如：2006年「臺灣大河小說家作品學術研討會」、「鍾肇政文學國際學術會議」(2003)、「李喬的文學與文化論述研討會」(2007)及「《臺灣大風雲》學術研討會」(2007)、「跨國華人書寫·文化藝術再現：施叔青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等，皆論及臺灣長篇歷史素材小說的成果。

⁴⁰ 大河小說的既有研究成果，如東方白 2005年出版的大河長篇《浪淘沙》，對於文化協會等日治時期啟蒙團體亦多所著墨。至於目前有關大河小說的研究以及日治時期社會運動團體的研究面向，多著重於探討土地意識、殖民地經驗、族群認同等主題。林淑慧：《臺灣小說的時空想像》(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2022年)，頁 53-54。

互相對峙的奇幻情節。當月影啟動神祕的鹿皮地圖，穿越時空，來到久美子面前時，歷史已經遭到竄改，一連串的錯誤，將造成數百萬人喪生，歷史陷入空前的混亂。以簡大獅和雲林的柯鐵虎，屏東的林少貓並稱「獅虎貓抗日三猛」，在日本人的眼裡卻是對比的「土匪」，藉此翻轉日本殖民者總督府諸多史料檔案的視角。小說又描述伊東禮敬日本妻子與岳父母，卻只在生父重病時看過一次。在伊東生父的墓地葬禮上，伊東對於依照臺灣習俗進行的法事感到不耐煩。月影與之華在與伊東交談的過程中，流露批判種族主義所強調自己民族優秀的想法，又與軍國主義結合，才造成傲氣的日本人以戰爭征服其他的國家，希冀完成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夢想。⁴¹透過月影細膩的觀察，不以直言批判伊東受到同化政策的影響，而嘗試以對話方式循循善誘引導他深思。

《巨靈動員令》不僅召喚臺灣的歷史創傷經驗，亦提到日本遭遇了三一一地震及核電廠爆炸，災情嚴重。臺灣各界的賑災募款持續增加，在日本、臺灣互相表達友善時，作者此時提到了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觀世音。種種鋪陳欲透過觀音傳達在三一一地震時，臺灣向日本伸出援手、日本表達謝意的互動中：「臺灣伸出一隻隻的手。男男女女的手，大大小小的手，每隻手都寫著：『頑張日本！』日本也伸出一隻隻的手。男男女女的手，大大小小的手，每隻手都寫著：『謝謝臺灣！』」⁴²以手表達愛，傳遞關懷與感謝之情，表現以愛跨越種族的界線，撫慰因災難而造成的傷痛。《臺灣小兵造飛機》以細緻的筆法，由不同身分認同的人物視角出發，感受日治時期臺灣人民的複雜心理，凸顯日本發動戰爭的荒謬，以此面對殖民歷史的創傷經驗。《巨靈動員令》則以小說人物的視角批判日本軍國主義的謬誤，並呈現日本官方歷史敘事的視角，以顛覆殖民經驗的傷痛。亦得見《巨靈動員令》連結當代臺灣與日本的國際關係，試圖以敘事削減兩國之間因歷史而生的仇恨。此兩部少年小說不僅以敘事召喚臺灣歷史的傷痛，亦提供讀者思考從歷史創傷中學習的契機。

⁴¹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巨靈動員令》（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頁122。

⁴²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巨靈動員令》，頁62。

五、重憶戰後臺灣史

記憶與敘事密切關聯，記憶作為一種生存方式，透過溯源原初場景、反芻個人際遇，致使其中具社會意涵的時間性復臨；如此將有機會挽回在現實中逐漸凋萎的物相，使其固著為永恆的心相。記憶又具流動的性質，個體的生命經驗以及時代集體的文明樣態，往往能為行動者之記憶所封存或召喚，來去往返之間，則須透過敘事加以開顯。當中的小我遭遇、大我遷變乃至於日常生活和社會存在的對話關係，方得以賦形，自虛空之中化現。記憶內容轉化為敘述形式的過程，源自於內在的主觀認知，及潛意識、外部語境的作用力，乃至於傳輸管道本身不時冒現的雜訊干擾，皆可能影響文本終極的生成面目。⁴³歷史書寫喚起讀者的文化記憶，所謂文化記憶則分為「記憶文化」與「過去關涉」，前者說明社會以文字保存一代人的集體記憶，以便後代人建構文化身分；後者提供社會成員對歷史的意識，使其思考、確認自身集體身分。換言之，一個社會集體共享過去，則能進一步形塑集體統一性與個體獨立性。⁴⁴臺灣少年小說背後隱含作家對歷史的想像，以及所欲傳遞給少年的歷史思辨。少年藉由閱讀建構文化記憶，進而形塑對於文化身分與集體的想像，因此，探討少年歷史小說如何回望臺灣歷史創傷具特殊意涵的研究進路。

過往的敘事研究，在認識論層次上，主張社會認同和行動都是透過故事來建構的；在政治層次上，則認為敘事本身即具有顛覆和改造社會的潛力。⁴⁵研究者透過文本分析，將字裡行間發抒的生命經驗定位於歷史結構中，使單一的個體困境進一步躋身公共領域；從而在大歷史與小傳統的交錯互滲中，更深刻理解個人經驗書寫的意義。從多方觀看，敘事學不只關切形式和文本結構組織，同時也處理修辭、意義、

⁴³ 胡紹嘉：〈記憶寫作、日常生活與社會存在：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新聞學研究》第 118 期（2014 年 1 月），頁 87-129。黃筱慧：〈論述之詮釋行動理論中的時間與敘事〉，《哲學與文化》第 35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71-81。

⁴⁴ 史艾米：〈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第 13 期（2015 年 6 月），頁 283-310。

⁴⁵ Ewick Patricia & Susan S. Silbey, "Subversive Stories and Hegemonic Tal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Narrative", *Law & Society Review* 29.2 (1995), pp. 197-226.

歷史生產情境，旁及篇章整體與局部的關係乃至於細節的安排。敘事作為少年小說的重要分析方法，著重於具有開頭、中間、結尾的次序；又以情節為最重要的特徵，也是使事件陳述具有敘事性的重要關鍵。賦予情節的過程中，敘事並非僅是依樣畫葫蘆地反映事實而已，而是包含選擇、重組、簡化現實等機制。⁴⁶回顧臺灣長期被殖民的歷史，許多創傷經驗遭壓抑，本節聚焦探討臺灣少年小說應用敘事的方法，重憶國民政府來臺後所爆發的二二八事件與族群議題。

臺灣於 1980 年代不僅關注於人身及言論自由，更擴及勞工、婦女、環保等第二代社會人權觀念，原住民、勞工等各種社會運動紛紛登場，終在 1987 年解除戒嚴，與戒嚴時期臺灣人民追求自由、人權的努力相承。1990 年代持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刑法》100 條的司法改革，各種社會運動也在 1990 年代風起雲湧，為追求民主、人權與社會公義而持續努力。臺灣雖已邁入民主國家之林，並獲國際認可為完全自由國度，但對於過去戒嚴時期侵害人權的行為，仍需透過轉型正義的推動，來撫平受害者的傷痕。目前《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對過去所涉叛亂之冤、假、錯案，進行重新檢視與補償；但戒嚴時期對於人權的侵害，絕非僅限於叛亂案件。⁴⁷透過檔案的開放與解密，掌握追求真相與究責的轉型正義要素，始能落實人權。臺灣至今依然面對處理異質的歷史記憶，試圖於重層的歷史中尋得脈絡。李潼《我們的秘魔岩》1999 年出版，許建崑論及此部小說於人物組合塑造、語言運用及習用的語調、文學技巧的實驗等面向的問題，更指陳當時出版業外在環境，或閱讀、行銷等困境。⁴⁸多方論證李潼這系列小說跨越重層歷史宏觀面向的同時，亦涉及批判寫作策略與出版市場的議題。

重憶臺灣的歷史，具揭露往昔難以言說的創傷史，並開展民主自由國度的願景。李潼《我們的秘魔岩》藉由三位少年對父親的懷念、尋覓與無奈，掀開臺灣現代史

⁴⁶ Hinchman, Lewis P. & Hinchman, Sandra K,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p. 15-16.

⁴⁷ 戴寶村主編：《解嚴 30 人權落實》（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2018 年），頁 8-19。

⁴⁸ 許建崑：〈陷圍的旗手——試論「臺灣的兒女」系列作品的成就與困境〉，《兒童文學學刊》第 6 期（上）（2001 年 11 月），頁 22-61。

上埋藏多年的某個特殊空間與時間的荒謬與黑暗。主角阿遠的父親原為醫生，阿遠得知這隱藏多年的事實後，想像父親於白色恐怖時期的困境。⁴⁹關於場景的描繪，蘊含空間隱喻：遼闊的太平洋，不太平的太平洋，颱風和地震的太平洋。無論小說中的主角阿遠站得再高再遠，腳底一樣感受到祕魔岩下的太平洋海潮澎湃洶湧，沖刷礁石沙灘，撞擊在祕魔岩底洞穴往上竄的力道。他感受到面對遼闊海洋的無邊美麗和絕望之時，思索父親曾在生命的盡頭面對如此景象的絕望心情。這些經過長期壓抑後重新賦予意義的記憶，不僅在《我們的祕魔岩》的選擇或重組等機制下，串連真實的歷史事件，亦呈顯主動深掘敘事的價值。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第三部《回家之路 1947》刻意形塑幽魂于文斌曾身為特務的敘事，重憶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創傷。幽魂當年擄走白髮少年的父親，卻為報答少婷外曾祖父救命之恩而欲拯救少婷在監牢的大舅公，遭其他特務告密而被槍決。飄盪在淡水的幽魂失去記憶，他不知道為何會在沙崙海岸遭到槍決；幽魂又因為生前的記憶太痛苦，以致死後想不起自己的經歷。聽到二二八事件眾多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蹤人數」後，幽魂心想應使製造這些事的人回到當年的淡水現場。如果沒有切身的體會，怎知民眾的痛？應該要想辦法使他們觀看那些景象。⁵⁰幽魂說連他都忘記這事件，更何況是那些不曾經歷這事件的人？他希望彌補當年的過錯而召喚靈異影像，之華和少婷在淡水河畔尋找白髮少年的過程中，看見當年軍方慘無人道對付百姓的靈異影像：「那些被迫以鐵絲把命運穿在一起的人，在接受槍彈的襲擊後，成排地跌入河中；那些從船上被推入河裡的人，連一顆子彈都不必挨，就能活活地死去，只因身上綁著一塊說大也不大的石頭。」⁵¹為了凝聚眾人，之華在記者會上說出：「臺灣還要被歷史的錯誤一直詛咒嗎？臺灣還要被歷史的幽靈一直緊緊地纏繞嗎？臺灣要向世人證明的是，它有面對歷史錯誤的勇氣，更有鎮撫歷史幽靈的能力。臺灣是美麗的島，不是鬼魅棲息之地。」⁵²小說結尾詳細描述為阻止靈異影像變成鬼魅，

⁴⁹ 李潼：《我們的祕魔岩》（臺北：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頁32-35。

⁵⁰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I：回家之路 1947》，頁56-57、72。

⁵¹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I：回家之路 1947》，頁148-158。

⁵²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I：回家之路 1947》，頁233。

需要五百萬人的心念。之華召開記者會號召全國人民在同一時間共同演唱〈渴望〉，白髮少年為之華及幽魂做保證：「我用我的性命擔保，只要大家肯開口唱這首歌，他們就一定能除去變異的靈異影像。」⁵³《回家之路 1947》看似大眾合力擊退變異的靈異影像，然而作者如此的安排卻未面對這歷史影像何以變異？就歷史創傷療癒的成效而言，集體發掘真相並追討正義的意志扮演關鍵角色。大眾承認某些人確實受到歷史創傷，而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創傷的責任歸屬，並加以彌補。需透過投入社會的轉型正義，才得以奪回公平正義的肯認與自我價值。此外，結尾令人聯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寵兒》（*Beloved*）小說的情節。《寵兒》的結尾以黑人社區婦女自動群聚合唱的集體力量，終於驅離長期於住屋的寵兒亡靈，祈願她永遠安息，不再糾纏因太濃的愛而弑女的母親。雖歷史的脈絡迥異，如何面對處理創傷記憶的書寫，則是值得持續探討的方向。

解嚴以降臺灣的社會風氣趨於開放，過往遭受黨國體制壓抑的聲音因而得以釋放，社會整體呈現多音交響的熱烈氛圍。《我們的秘魔岩》阿遠的父親死於二二八事件、毛毛是從未見過生父的黑人混血兒，以及父親罹患間歇性失憶症的歐陽，三個好友隨著阿遠追查父親死因的過程中，各自開始尋找父親及自我定位的旅程。他們對父親的尋覓與懷念，掀開臺灣現代史上，一段埋藏多年的荒謬與黑暗時光。此部看似以花蓮為主要場景，秘魔岩空間隱喻臺灣及綠島等地屠殺知識分子的空間，亦成為喚起臺灣集體記憶的神聖空間。臺灣當代少年小說敘事新組合出現的時間觀，由現在的走向處理過去的歷史。此部少年小說利用說出詩學性的轉折的台詞，邀請自己扮演觀眾，由自己被觸動的記憶開始，說出某一些有關觸動的事件，這一種在時間的現在，呈現與使之現身的活動，具有其深刻的哲學的意義。

阿遠的父母無族群情結，父親王醫師的態度為：「對待患者是大家都一樣，不管你是阿山、半山；不管芋仔番薯，不管你是唐山過臺灣，還是臺灣過唐山，誰來求醫，他都醫治。」阿遠母親亦是如此，藉阿遠的口描繪：「媽媽為所有不同種族的母親接生，迎接每個阿美族孩子、山東孩子、客家孩子、臺灣孩子，都能健康啼叫地

⁵³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I：回家之路 1947》（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頁 236。

來到這個世界，長成健康活潑的臺灣兒女。媽媽的那雙手，是世界上最寬厚的手。」歐陽的客家母親與阿山父親的結合，走過白色恐怖陰影的阿裕伯與林桑，也沒有強烈的排斥其他族群的心態，阿遠這一代的族群關係更為駁雜。阿遠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毛毛的父親是洋黑人，歐陽是歷史特殊環境湊成的姻緣的後代，樓婷則是典型的阿山。這四個青少年之間的感情與友誼，誰也無法用族群關係來分化，因為他們心目中，族群間的恩恩怨怨早已昇華，他們都是臺灣的兒女，來自何方並不重要。他們關心的是未來如何攜手並行，走出美好的未來。⁵⁴小說刻劃不同人生經歷的母親，或承受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噤聲失聲的苦痛，或刻意遺忘遠在海外的兒子的外國籍父親，或照護失憶症及創傷症候群引起的疑心症老兵。倖存者母親及祖母壓抑悲傷的記憶，兒子阿遠十四歲時才得知父親的遭遇，在善意的謊言中曾迷失自我。藉由相關人士宛真相館的林攝影師等人，透露相關訊息，而得知父親的生命故事；從原本滿懷怨恨、無法洩恨的鬱悶情緒，經林攝影師的啟發，友朋的真情相扶持而得到救贖。小說敘事的物件，例如：沒有上漆的木盒，盒身潔淨、木紋清晰，散發木材特有的清香。眼鏡框與懷錶，由林攝影師保存王名鏡醫師的遺物。攝影師已將鏡片裝回，並言左邊兩百度，右邊兩百八十度。樓先生從土裡挖出來的懷錶，時間停在四點四十四分。代表性物件小銅鐘做的鈴鐺，擦拭得閃耀黃光，聲響非常清亮，像從遙遠的山谷傳來。經由父親友人林攝影師的相贈，而在秘魔岩上的平台風中低吟，成為亡者與生者的聯繫。而平台由少年親手建置而成，少年於此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在歷史想像敘事尋得聯繫的意義。

強勢文化與支配階級的遭遇互動過程中，似乎都有一段血淚交織。如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 1949-）說：「緬懷（remembering）從來就不是一種內省或回顧的行為。它是痛苦的重歸所屬，拼湊被支解剖裂的過去，了解當前創傷的行為。」⁵⁵李有成論證記憶其實是某種形式的行動主義，之所以召喚記憶，是為了拒絕遺忘，甚至積極地糾錯導正，伸張正義，藉此抵拒對過去歷史的扭曲和壓抑，企盼受污巖

⁵⁴ 張子樟：〈走出荒謬的年代〉，收入李潼：《我們的秘魔岩》，頁 25。

⁵⁵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63.

的可以抬頭挺胸，受屈辱的可以獲得安慰——在重建人的尊嚴的同時，更要求還原歷史與過去的本來面目。⁵⁶李潼《我們的秘魔岩》小說刻劃承受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禁聲失聲的苦痛，倖存者母親及祖母壓抑悲傷的記憶，兒子阿遠十四歲時才得知父親的遭遇，在善意的謊言中曾迷失自我。藉由林攝影師等人的重憶得知真相，少年獲得情感上的支持，在歷史想像敘事尋得聯繫的意義。《回家之路 1947》雖以二二八事件為基調，但卻不是將重點擺在當時的統治者多麼惡劣，而是集中處理人民對二二八事件的態度，諸如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心態上的不同寫照、身為特務卻又參與救贖的人物。《回家之路 1947》並置幽靈與記憶，討論臺灣的歷史創傷，藉由集體吟唱歌曲的方式，試圖追索撫平台灣歷史創傷的方法與企盼。《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中，從月影姑侄的角度解讀所遇到的人事物。諸如清治時期的巴賽族女巫與西班牙傳教士西維多、日治時期來臺的巫女久美子及對自身認同立場不一致的曾家父子、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面對事件的不同態度。因為有月影姑侄與他們的交流、對話，得以細膩地聽見人物的心聲，透過當代歷史的小人物，得見他們在時代下的悲歡。重新檢視在殖民統治下的「身分認同」，與新歷史主義將「大歷史」解構成「複數歷史」相應。得見臺灣少年歷史小說試圖面對臺灣歷史創傷經驗，運用個人的記憶以闡釋對於族群議題的解方。

李潼在《博士、布都與我》中詳細描寫不同族群背景的居民，以及臺籍日兵身分退居山林的社會邊緣人，同時也掌握族群的議題，而獲得第 15 屆國家文藝獎及讀者的迴響。⁵⁷這本書觸及族群關係的議題，以澳花村原是一塊完整的台地，因被河流切割而分成北、中、南三份，巧妙將三位主角的居住地分成三大族群的代表。如此的地景，非實際存在的地點，李潼透過對於「(非)地方」的再現與重構，突破或跨越傳統「鄉土」論述的範限，而呈顯對「鄉土」根著性 (rootedness) 與固置性 (boundedness) 的質詰與拆解。⁵⁸三種不同族群後代的少年，在敘述中呈現族群關係

⁵⁶ 李有成：《記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頁 9-21。

⁵⁷ 許建崑：〈臺灣少年小說里程碑——試論李潼少年小說的核心創作與意義〉，《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3 期（2017 年 3 月），頁 265-291。

⁵⁸ 吳玫瑛：〈李潼少年小說中的「(非)地方」論述與兒少主體想像〉，《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與現實批判。此書以第一人稱觀點的順敘方式，由採收西瓜到得知傳聞後，安排眾人召開村民大會商議對策。由於各自不同的立場與利益衝突，村裡的成人因此而對立。⁵⁹消息曝光引來新聞媒體爭相追逐，作者描寫這些媒體不擇手段搶新聞的過程，隱含其新聞媒體亂象的批判與反思。於探尋傳聞的歷程中，從主角阿堂的視角，親身得見三溪的溪水同源，點出族群合作的重要性。⁶⁰李潼不贊成族群融合的說法，認為族群是需要和諧與尊重，倘若以社會、政治力強加融合，將淪於以大欺小，故需多元發展，族群未來才有希望。⁶¹他主張族群認同不宜以族群融合而造成弱勢族群的語言、文化消失，每一個族群雖然文化、稟賦、專長各有不同，卻是一樣的珍貴，具存在的價值和意義。透過臺灣歷史少年小說的想像手法，帶領讀者探討族群與土地之間的關係，同理與互相接納是化解衝突的途徑，各族群文化互動使臺灣社會更多元。族群的歷史與傳承，多元族群之間的相處，富含生命力的人、事、物持續發生，回顧過往的記憶而前瞻未來願景。

六、結語

少年歷史小說不僅具歷史縱深，亦呈現作家苦心蒐羅文獻資料，消化後重新構思的文學性，在文學市場上別具意義。本文以臺灣少年歷史小說為核心，論證文本如何以敘事建構臺灣各時期歷史，重估少年小說在文化記憶與族群認同中的教育意義。為探究這些穿越時空的記憶，分從再現原住民族文化記憶、17世紀全球貿易的臺灣史脈絡、召喚臺灣日治史、重憶戰後臺灣史等層面加以分析。從17世紀至日治時期殖民歷史、二二八事件之創傷敘事，結合文學與歷史想像的時間記憶，詮釋生

4期(2018年5月)，頁67-82。

⁵⁹ 李潼：《博士·布都與我》，頁42-44、64-70。

⁶⁰ 李潼：《博士·布都與我》，頁210-211、172-173。

⁶¹ 李潼於「臺灣少年小說作家作品研討會」主題演講，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主辦，2004年4月25日。

命創造力的泉源。

從《少年噶瑪蘭》、《博士、布都與我》、《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等文本，得見少年小說如何以敘事再現臺灣原住民族的歷史記憶與文化傳承，以此建立少年讀者對於不同族群的理解與認識。《一把蓮：黑水溝傳奇》與《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對於瓷器、鹿皮的敘述，不僅是為了構築小說的情節，更以物件隱喻臺灣在大航海時代的位置，詮釋臺灣為全球貿易環節的歷史脈絡。《臺灣小兵造飛機》、《巨靈動員令》、《回家之路 1947》、《我們的秘魔岩》則分別從日治時期到戰後台灣歷史，以敘事召喚臺灣日治史，並重憶戰後臺灣史。藉由不同的形式、方法，找尋修復臺灣歷史創傷的方式。透過族群的交流、互動，肯定引發大眾理解真相，以及投入轉型正義的意義。本文以線性的歷史脈絡，分層討論少年歷史小說如何建構臺灣歷史敘事，又分析這些作品在關注臺灣歷史的同時，亦多思考臺灣族群的議題。原住民、漢人、西班牙人、荷蘭人、日本人等，這些小說人物以不同的形式登場，構成臺灣複雜糾葛的歷史以及族群互動的軌跡。作為一個移民社會，臺灣面對歷史亦即面對族群議題，少年小說以敘事追尋撫平歷史傷痕的同時，也試圖為臺灣的族群追索理想的道路。

這些小說召喚讀者選擇觀看的方式，日後關注世界真實的生存環境、社會而對思想和文化產生影響。文本蘊含比較文化差異的諸多議題，具感染讀者的共鳴，藉由關注生存處境及人際間的關係，在表象之下投射個人內心企盼的深層底蘊。臺灣少年小說隱含觀看世界的視角，是作者將他體驗到的世界轉化為語言敘述的世界。讀者對於歷史的感知，因穿越時空抽離原生存的環境而意外觸動心靈，進而體驗歷史批判的意義。本文以歷史為敘事題材，結合跨領域的視角，對臺灣少年小說中的歷史記憶進行深入分析，得見作者如何篩選、重構敘事。探究這些穿越時空的記憶、以及殖民歷史、二二八事件之創傷敘事，分析關於歷史想像的時間記憶，以文學詮釋生命創造力的泉源。身歷其境般的文字敘述，使歷史知識透過故事積累，形成少年讀者的閱讀記憶，具啟發深層思考和學習成長的功能，亟待學界持續探索。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李潼：《我們的秘魔岩》，臺北：圓神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李潼：《博士、布都與我》，臺北：民生報社，2000年。

李潼：《少年噶瑪蘭》，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周姚萍：《臺灣小兵造飛機》，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

林滿秋：《一把蓮：黑水溝傳奇》，臺北：天衛文化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淡水女巫的魔幻地圖》，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巨靈動員令》，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張嘉驊：《月光三部曲 III：回家之路 1947》，臺北：四也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

二、近人論著

* 方孝謙：〈什麼是再現？跨學門觀點初探〉，《新聞學研究》第 60 期（1999 年 7 月），頁 115-148。

古慧雯：〈17 世紀荷日貿易中臺灣所扮演的角色〉，《經濟論文叢刊》第 46 卷第 2 期（2018 年 6 月），頁 209-234。

* 史艾米：〈創傷歷史與集體記憶——作為交流型記憶和文化記憶的文學〉，《清華中文學報》第 13 期（2015 年 6 月），頁 283-310。

李亦園：《田野圖象》，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李有成：《記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 林淑慧：《臺灣小說的時空想像》，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 林淑慧：〈國際訪客之眼：林海音《作客美國》的旅遊敘事〉，《中國現代文學》第 44 期（2023 年 12 月），頁 159-184。

- 官大偉：〈從「資源」、「地方」到「居所」：應該說一個由河流串起的泰雅故事〉，《野生動物保育彙報及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6 年 12 月），頁 14-23。
- * 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 Mrqwang 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第 70 期（2013 年 9 月），頁 69-105。
- * 吳玖瑛：《主體、性別、地方論述與（後）現代童年想像：戰後臺灣少年小說專論》，臺南：成大出版社，2017 年。
- 吳玖瑛：〈李潼少年小說中的「（非）地方」論述與兒少主體想像〉，《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4 期（2018 年 5 月），頁 67-82。
- * 吳玖瑛：〈跨文化、典律化與戰後臺灣兒童文學生產——以潘人木、林海音及「兒童讀物編輯小組」為中心〉，《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8 期（2019 年 4 月），頁 101-138。
- 吳聰敏：〈從貿易與產業發展看荷治時期臺灣殖民地經營之績效〉，《經濟論文叢刊》第 44 卷第 3 期（2016 年 9 月），頁 379-412。
- * 胡台麗、劉璧榛主編：《臺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0 年。
- 胡紹嘉：〈記憶寫作、日常生活與社會存在：以詹宏志的懷舊敘事為例〉，《新聞學研究》第 118 期（2014 年 1 月），頁 87-129。
- 孫玉純：〈臺灣兒童歷史小說中戰爭的記憶與遺忘——《臺灣小兵造飛機》為例〉，《文學臺灣》第 105 期（2018 年 1 月），頁 204-235。
- 許建崑：〈陷圍的旗手——試論「臺灣的兒女」系列作品的成就與困境〉，《兒童文學學刊》第 6 期（上）（2001 年 11 月），頁 22-61。
- 許建崑：《拜訪兒童文學家族——少年小說童話》，臺北：世新大學出版中心，2002 年。
- 許建崑：《自覺、探索與開拓：少年小說論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

許建崑主編：《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90：李潼》，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6年。

許建崑：〈臺灣少年小說里程碑——試論李潼少年小說的核心創作與意義〉，《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3期（2017年3月），頁265-291。

張子樟：《青春記憶的書寫——少兒文學賞析》，臺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張子樟：〈在內容與形式之間擺盪——檢視李潼作品的另一種角度〉，《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08期（2007年12月），頁4-6。

張子樟：〈臺灣少年小說創作的回顧〉，《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第121期（2009年1月），頁23-25。

張子樟：《芝麻開門：青少年文學的閱讀與創作》，臺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黃筱慧：〈論述之詮釋行動理論中的時間與敘事〉，《哲學與文化》第35卷第1期（2008年1月），頁71-81。

楊周翰：〈歷史敘述中的虛構——作為文學的歷史敘述〉，《當代》第29期（1988年9月），頁30-47。

* 廖炳惠：《里柯》，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77-138。

戴寶村主編：《解嚴30人權落實》，新北：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2018年。

〔日〕宮本延人：〈加禮宛の傳承一二〉，《南方土俗》第1卷第2期（1931年7月），頁131-132。

〔日〕速水家彥著，李英茂譯：〈宜蘭雜記〉，《宜蘭文獻雜誌》第6期（1993年11月），頁103-109。

〔日〕鳥居龍藏著，楊南郡譯：《探險臺灣：鳥居龍藏的臺灣人類學之旅》，臺北：源流出版社，1996年。

〔美〕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文本〉，收入張京媛編譯：《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63-171。

〔法〕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著，張軍譯：《物質與記憶》，臺北：先知出版社，1976年。

Bhabha, Homi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Borao, Jose Eugenio, "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Century Spanish Sources", *Newsletter of Taiwan History Field Research* 27 (Jun. 1993), pp. 98-120。

Curtis, Barry and Claire Pajaczkowska, *Traveller's Tales: Narratives of Home and Displacement*. London: Routledge, 1994.

Ewick Patricia & Susan S. Silbey, "Subversive Stories and Hegemonic Tales: Toward a Sociology of Narrative", *Law & Society Review* 29.2 (1995), pp. 197-226.

Hinchman, Lewis P. & Hinchman, Sandra K, *Memory, Identity, Community: The Idea of Narrative in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Michael J. Hogan, *Hiroshima in History and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Fong Shiaw Chian, "What Is 'Representation'?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 for Its Definitio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60 (Jul. 1999), pp. 115-148.
- Hsiao A Chin, "Nationalism and 'Hsiang-t'u Literature' of 1970s Taiwan: A Study of Change,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Memory",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6.2 (Dec. 1999), pp. 77-138.
- Hu Tai Li, Liu Pi Chen, *Taiwan Yuan Zhu Min Wu Shi Yu Yi Shi Zhan Yan* [Shamans and Ritual Performance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0).
- Kuan Da Wei, "Indigenous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Watershed Governance-A Case Study of the Human-river Relations in Mrqwang, Taiwa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70 (Sep. 2013), pp. 69-105.
- Liao Ping Hui, *Li Ke* [Ricoeur] (Taipei: San Min Book Co., Ltd., 1993).
- Lin Shu Hui, *Taiwan Xiao Shuo De Shi Kong Xiang Xiang* [Imagining Space-Time in Taiwan Fiction] (Taipei: Wan Juan Lou Books Co., Ltd., 2022).
- Lin Shu Hui, "The View of an International Visitor: Travel Narrative in Lin Hai-yin's *Being a Guest in the U.S.*",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44 (Dec. 2023), pp. 159-184.
- Schweiger Army, "Traumatic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Literature as Communicative and Cultural Memor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13 (Jun. 2015), pp. 283-310.
- Wu Mei Ying, *Zhu Ti, Xing Bie, Di Fang Lun Shu Yu Hou Xian Dai Tong Nian Xiang Xiang : Zhan Hou Taiwan Shao Nian Xiao Shuo Zhuan Lun* [Subject, Gender, Local Discourse and (Post) Modern Childhood Imagination: A Monograph on Postwar Taiwanese Juvenile Novels] (Tain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Wu Mei Ying, "Transculturality, Canon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Postwar Taiwan-Jen-mu Pan, Hai-yin Lin, and the Editorial Task Force for Children's Books]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28 (Apr. 2019), pp. 101-138.